

增修
補註
正續
歷代
通鑑
輯覽

明

英宗皇帝

〔丁卯〕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之衆于山東 沙州衛都督訥格永樂

二年沙州會長琨濟榜遇珠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處之尋以琨濟榜掌衛事進秩都督同知訥格乃琨濟榜之長子襲父職爲都督按訥格舊作喃哥琨濟榜舊作困即來今並改後仿此

等兄弟乖爭部衆多攜貳甘肅總兵官任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訥

格不來言請入居甘肅禮遣使偕訥格撫諭其部衆而親帥兵隨其後比

至訥格之意中變其部下多欲奔衛拉特禮進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一凡

千二百餘人帝命徙之山東居其頭目于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爲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自是沙州遂空已爲罕東

明衛後廢地在今甘肅燉煌縣東南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于嘉峪關在甘肅酒

泉縣西嘉峪山西麓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

遂多事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始

得命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途商賈

爲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無不淚下先是南京祭酒陳敬宗秩滿入都王振慕其名欲置之門下會應天巡撫

周忱亦在京振知其素與敬宗善令致意敬宗不可忱謂振曰陳公編強未可以勢力致願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一致耳振乃以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往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後致仕歸與時勉先後卒

夏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

太監喜寧

本降

侵輔田宅輔不從寧弟勝帥閹

奴毆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之帝宥寧勝而戍閹奴于邊已而寧嗾青縣

本宋清州明改青縣今縣屬津海道

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

實未嘗占也時王振視勳戚如奴隸諸勳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父惟輔

獨與抗禮振亦致敬于輔及是輔既衰老又數爲喜寧所侮亦屈節以避

禍矣

冬十一月以宋新爲福建左布政使

新爲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

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屬安具疏薦之遂遷布政使新抵任後計所

費命縣官驗戶斂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以楊洪爲總兵官鎮宣府

洪威望素著衛拉特使至托克托布哈額森皆

致書于洪并遣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屢

敕招諭許以不死然心疑畏終不敢出詔總兵官沐斌字文耀，晟之子，晟卒代鎮討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思機發犁其巢穴意乃慊于是復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為平蠻將軍統兵十五萬討之

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蔡

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後至天順中始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 一自新鄉隋縣今屬河北道漫曹濮抵東昌潰壽張沙灣在山東壽張縣東南永樂初分

由陳留歷睢亳入渦口注見前至懷遠宋軍元改縣今屬淮泗道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

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自黃河全入于淮不復由大清河入海及是復自沙灣分流而東不專向徐呂于是二洪遂膠淺而臨清以南

運道亦益艱阻罷保舉 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傅

璿上虞人給事中余忭奉化人御史涂謙豐城人屢以為言遂罷之由是進退人

才大權一歸王振矣

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 茂七江西人亡命入閩為個人素無賴其俗佃

官修卷一百四 明英宗皇帝 二

人輸粟主家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令無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躡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

被殺幾盡巡檢及縣官皆遇害茂七遂大剽掠攻沙縣尤溪二縣俱唐置今屬建安道進

圍延平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

耳乞貫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海以聞帝遣御史丁瑄史傳無里系剿撫而命都

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字式之慈谿人以大軍繼後時福建兵衛久弛及茂七倡

亂村氓聞風畏死又皆苦布政使宋新貪虐於是相率從茂七為盜眾至

數萬茂七據陳山寨在沙縣西南陳山之麓自稱剗平王設官屬攻陷二十餘縣都指

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帝以聚等兵少復命寧陽侯陳

懋為平夷將軍保定伯梁瑤銘之子平江伯陳豫瑄之孫副之尚書金濂參贊

軍務率京營江浙兵會討

〔己巳〕十四年春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鄧茂七于延平瑄始至先令人齎

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沙縣圖之賊渠林宗政等攻後坪瑄與都指揮雅望邀擊斬首數百級擒其黨陳阿巖送京師伏誅及

是瑄因沙縣民羅汝先誘賊復攻延平瑄督兵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

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在陳山寨者聞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孫聚

後洋在陳山之後，通寧化。攻剗州縣瑄擒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軍至諸將

欲盡殲賊衆懋不可下令招之其黨多降尋進攻賊寨破之伯孫走餘衆

潰散懋遣兵分捕獲伯孫送京師誅之先是劉聚張楷至建寧頓兵不進

日飲酒賦詩爲樂及聞瑄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

劉福心不平訴陳懋奏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然功亦

竟不錄當是時浙閩盜所在蜂起皆以誅王振爲名諸將帥率玩寇而文吏督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建寧知府張瑛敗賊于建寧城外斬首五百餘級進擢參政後以逐賊被

執死之汀州推官王得仁擊擒賊渠陳景政等餘賊驚潰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瑄斬賊蘇牙于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敗劇賊擒斬千餘人帝數降敕詰讓諸將諸將無以自解乃飾詞委咎文吏

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于是柳華已死猶坐前奉詔捕盜措置失當致賊益熾遂籍其家男戍邊婦女入浣衣局御史王澄坐前帥師會討受賊詐降不進兵御史柴文顯坐前按福建賊起匿不

奏俱被極刑而宋新以貪虐致變反得長聚尋遇赦謫驛丞天下咸惡振之橫而咎當時之失刑云張瑛字彥華浙江建德人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汪澄仁和人柴文顯浙江建德人蘭

屬金華縣今

王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遂班師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沙江上其

流即大盈江出騰衝縣下流至緬甸入海考雲南金沙江有二一自東北至四川合大江一自西南至緬甸入南海二江異流而同名賊柵西岸官軍造浮

梁濟師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方輿紀要一名鬼窟山在孟養西南巔驥連破其十餘柵墜死

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官軍已踰孟養至孟邨海其地在金沙江西

去麓川千餘里諸蠻皆震懼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邪驥慮大軍遠涉餽餉不繼謀引

還而諸蠻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發蠻稱其長之號時思繼發尙在故思陸不稱發據孟養驥知賊終

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

懼而聽命遂班師驥凡三討麓川卒不能得思機發議者皆咎驥老師費

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會川衛注見前訓導詹英貴州人抗疏劾驥掩敗爲功

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思機發至景泰五年爲緬人所執送京誅之

夏四月礦盜葉宗留爲其黨陳鑑湖所殺巡撫浙江大理寺少卿張驥字仲德安

招鑑湖降之人鄧茂七之亂宗留鑑湖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諸境

參議耿定和州人僉事王晟郟城人敗歿于麗水附括蒼縣唐改麗水今屬麗海道都指揮英剛

禦之建陽管縣今屬建安道都督陳榮與戰玉山唐縣今屬豫章道皆死監軍都御史張楷檄

永豐宋縣今屬廬陵道知縣鄧顥榮昌人擊之被執不屈死賊勢日熾遠近皆震及茂

七誅二人擁衆如故至是以酒色相角鑑湖遂殺宗留稱大王建僞號進

圍處州然是時官軍漸集鑑湖亦頗懼驥遣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

等齎榜入其寨招之鑑湖遂降鑑湖至京帝宥其死繫錦衣獄尋釋充衛軍土木之變乘間亡歸被獲伏誅

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尙書以下左

右列坐九卿抑于內官之下遂爲永制

以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字士謙江寧人入內閣預機務益博學強記三楊雅重之

及是入直文淵閣

秋七月衛拉特分道入寇按元自順帝北去阿裕錫哩達喇特古斯特穆爾皆其子孫承緒國號尙存故凡南北交兵以興復爲辭其名甚正至郭勒齊布尼

雅錫哩等以遠族相繼篡立改號難題後衛拉特漸強諸部相攜日尋攻擊如托克托布哈額森及小王子等皆弑逐吞併無復君臣之分自與順帝嫡裔有殊今自特古斯特穆爾被弑以前既改書

南侵以正其義而于額森大舉則仍書入寇以別之後並仿此自正統初以來衛拉特遣使入貢王振以藻飾太

平爲名賞賚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已而額森以二千人貢馬號

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

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初額森欲舉兵內犯托克托布哈勸止之額森弗聽其部衆有來歸者言之帝不報及是

額森遂借聚減貢使爲兵端托克托布哈以烏梁海寇遼東阿拉舊作阿刺今改後仿此知院寇宣府

并圍赤城注見前又遣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從大同入至貓兒莊在山西

高縣北有堡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晟之子與瑛俱練兵大同與額

森戰于陽和高明衛今陽爲監軍太監郭敬所制遂敗歿敬伏草中得免諸邊

守將俱逃匿先是焚惑入南斗侍講徐理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及是理遣其妻子南歸妻重遷有難色理怒曰汝欲爲衛拉特婦邪妻遂行徐理字元玉吳人後改

名有貞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尙書鄭棊

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尙書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亦不納遂下詔令郟王居守越三日車駕卽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尙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虢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尙書王佐郟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鼎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于土木

舊驛有堡在直隸懷來縣西

額森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尙欲北

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荆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郟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出之及發宣府額森兵

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

本蒙古人其父巴圖特穆爾永樂中降賜姓名吳允誠按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今改

及其弟都督

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略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

本蒙古人其祖薛台洪武中降

賜姓帥師四萬往援次鷓兒嶺

在直隸宣化縣東

全軍俱覆次日次土木日未晡去懷

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卽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飢渴敵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請和帝詔曹鼎草敕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大呼四面蹂躪入衆裸袒蹈藉死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孫駙馬都尉井源嘉興公主都督梁成王貴尙書王佐鄺埜直內閣學士曹鼎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旣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字文質江西南昌人來侍額森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寧伯劉安榮之子都督郭登字元登英之孫出謁登謀奪駕入城不果額森遂擁帝北行

皇太后命鄺王監國

敗報聞

帝入敵營之次日遣千戶梁貴以袁彬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師以是夜三鼓從西長安

門入太后遣使齎金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羣臣聚哭于朝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

馬不滿十萬人情洶洶侍講徐理言驗之天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莫若且幸南京尙書胡濙首言不可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

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是謙言，力贊之。太監興安厲聲曰：「若去陵廟，將誰與守？」金英因叱理出之。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三日，太后遣額森使不得報太后命郕王總百官大小事，俱啓王始行。

運通州糧入京。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灰燼？于謙以為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運通州糧至京者，官以腳直給之。都御史陳鎰總其事。

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才。

皇太后立皇子見深。英宗長子，即憲宗為皇太子。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謙上言：京營兵械且盡，宜亟遣官募義勇，繕兵甲，修

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輓，武臣如石亨

人，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

王深納焉。亭前戰陽和，兵敗奔還，降官。及是，以謙薦，授後軍右都督，尋封武清伯。

籍王振家夷其族 郟王攝朝羣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給事

中王竑字公度河州人 粹順髮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爾邪與衆共擊之立斃

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允其

請衆乃定尋執王山至令縛赴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

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無算已而郭敬自大

同逃歸亦籍其家下獄錮之方于謙之止王諭衆也既定謙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最篤老執謙手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益

于是朝廷益倚重謙

封楊洪爲昌平伯仍鎮宣府 額森以帝命誘洪開門者三洪皆不聽又令

帝爲書遺洪洪封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僞也自今有書悉拒毋受于

是洪一意堅守

以羅通爲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初通自交趾還通拒守清化事見前改戶部

員外郎尋以事謫廣東河泊所官掌收魚稅未入流及是于謙薦之遂復以員外郎

守備居庸通上言聞敵送駕回京恐因之入寇大小關口宜各增兵口凡三十

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關外

從之通尋進郎中又擢副都御史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

以翰林院修撰商輅

字宏載，淳安人。

彭時

字純道，安福人。

入內閣預機務。以陳循高穀舉

也。輅，鄉會試及廷試皆第一，士子黜稱三元，明代惟輅一人而已。

九月廣寧伯劉安以罪下獄

安以額森欲與帝結姻，啓王王切責之，尋自

大同馳至京師，言帝已進己爲侯，廷臣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宜正典

刑。王令禁錮之，尋得釋。

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胡仲綸，坐事入都，奏言今日之事，不可屈者一也，敵假議和，使我無

備二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乘機入犯，五也，偏上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今宜急命大同宜府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果其送駕還京，密敕楊洪邀其歸路，石亨據其險阨，俟駕至關，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非計之得也，事下禮部議行之。

皇太后命郕王卽位

是爲景帝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沖，古

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臣以太后旨告

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邸。羣臣復固請，會都指揮岳謙使衛拉特還口傳

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爲景泰元年。

遙尊帝爲太上皇帝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

字用明，晉江人。

請罷內官監軍，不從。

鑑上言：竊見王振

亂天下，江南寇發，俱以誅振爲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况今額

森詭詐百端往來覘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勸義
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嘉納不能從也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湖廣

監利人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鎮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

下廷議凡內地已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責綸陳狀綸服罪

乃已時臨洮府同知田賜聽選知縣單宇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鎮守中官詔以為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其後南京軍匠餘丁華敏上書言宦官十

害略曰內官家積金銀珠玉動以萬計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即下腹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為奸納粟補官貴

賤滯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糧稅寄戶府將不受征徭阡陌聯互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售他人倍支鉅萬壞國家

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也奏求場房遷接商旅特強除買經歲不還行買坐敝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內府乏人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害八也置買物料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

九也監工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害十也事下禮部廢不行

減浙江福建銀場課

以郭登為總兵官鎮大同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奮勵脩城

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

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

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為天下最

以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為僉都御史討廣東賊黃蕭養南海人蕭養以行劫被

獲繫都司獄。獄禁不嚴。蕭養潛使人納斧飯中。至夜與囚百七十人皆破械出。劫軍器局。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日間。衆至萬餘人。進圍廣州。總兵官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月不解。鄉民避賊至城者皆不納。歸則盡爲賊殺。從賊者益衆。帝以信民爲僉都御史。往討。信民先爲廣東參議。有惠政。士民聞其來。皆喜。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獎勸士卒。招降脅從者數萬人。賊勢漸衰。蕭養尅期請降。會信民暴卒。賊聞之曰。楊公死。吾屬何望。遂復大掠。明年四月。都督董興討定之。

帝命興充副總兵。督軍討蕭養。與至廣州。賊列千餘艘。勢甚張。興縱兵奮

擊。殺死者無數。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

冬十月。額森奉上皇至大同。遂入紫荆關。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

后命。詣上皇所。告帝即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書上皇。并致書額森。言即位之故。額森以帝立。會衆議。欲大舉入寇。帝必南遷。大都可有也。叛閩喜寧。從上皇北狩。叛附額森爲間諜。復盡以中國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皇至邊。脅諸將開關。召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以爲然。乃詭言奉

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由陽和進陷白羊口。一作白楊。在山西。天鎮縣北。少西。

守備通政使謝澤死之。澤督兵扼山口。會大風揚沙。兵潰被殺。抵紫荆關。喜寧與額森弟大同王

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青戰死敵遂入關長驅而東

詔諸王遣兵入衛

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詔諸將皆受謙節制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斬

以狗然後奏聞

京師戒嚴 廷議禦敵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第堅壁以老之于謙曰敵張甚

矣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即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陳九門外

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遼東人等陳德勝門當額森悉閉諸城門絕士卒

返顧下令臨陳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

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

額森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卻之 額森自紫荆關奉上皇過易州至良鄉

父老進茶 果羊酒 進次盧溝橋關官進果 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諭文武羣

臣額森列陳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彰

義門北殺數百人奪還所掠千餘民 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在德勝門西北亦曰土城關即古薊門遺址亦謂之薊邱 喜

甯喉額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

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後家閩縣。爲太常少卿。出城朝見，喜甯又嗾額森以二人官小，邀于謙。

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計。復榮不得見上皇而還。廷臣日議和。

遣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額森遣騎窺德。

勝門，謙亨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伏兵出，范廣發火器。

擊之，額森弟博囉及平章茂諾海一作那孩，今改中礮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

鏜字振遠，東勝州人斬其前鋒數人，逐之。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會石亨分兵至。

敵引退，欲還土城。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擊敵，囂聲動地。王竑、毛福

壽亦來援，敵遙見旗幟，不敢復前。額森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邀請既

不應，戰又輒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復爲羅通所敗。敵五萬攻居庸，會天大寒，通汲水灌城，冰堅不得近。

七日，敵遁走，追擊之，三戰三捷，斬獲無算。額森氣大沮喪，又聞勤王師且至，乃夜拔營，由良鄉而西。

大掠所過州縣，擁上皇出紫荆關去。帝以謙亨功大，進封亨武清侯，加謙

少保，謙固辭不允。敵之退也，焚殿長獻景三陵，殿而餘寇之未出關者，分屯畿內，四出剽掠，諸降人亦乘間並起，帝以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帥孫鏜、范廣討捕之。

遣官脩復陵寢。

詔止勤王兵

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時衛拉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